

### 静悄悄的电

孙道荣

记得老早,城里来的小明,最让我们羡慕的,不是他的自来水笔,也不是他的新解放牌球鞋,而是他身上带的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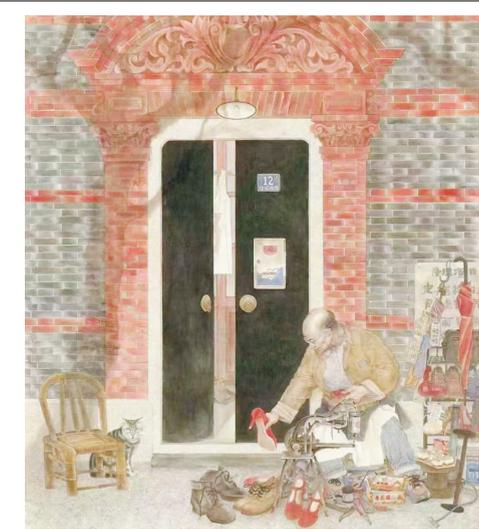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们对电的认知,完全来自十几公里外的集镇电影院,电影院的大门口,高高地挂着一个大灯泡,它比正月十五的月亮还要亮,能清清楚楚地照见二黑子脸上的黑。我们没钱买票看电影,就挤在电影院的墙根听电影。二黑子坚信我可怜的想象力,就是那时候靠耳朵听出来的。

小明却让我们看见了电。小明是二黑子家的亲戚,他的父亲大约是出什么事了,就把他临时送到了乡下。难怪他叫小明,他比二黑子白,比我白,比我们村的任何一个女娃都白。那么白,他就只配叫

小明。后来,我们的课本里,也经常会出现小明。我一直不明白,小明怎么会进了我们课本,也许是他身上的电吧。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敢相信,一个人身上会带着电。那天晚上,我到二黑子家捣腿(江淮方言,借宿),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二黑子妈催我们快点睡觉,就不由分说地把煤油灯给吹灭了。房间里一下子黑了下来,黑得连那么白的小明都看不见了。我们坐在床上摸黑脱衣服。我和二黑子穿得差不多,外面一件油腻腻的大棉袄,里面套一件破旧的小棉袄,三下五除二,就脱了个精光。小明是一件件脱的,脱了外套,脱里面的毛衣。奇迹就在这一刻出现了,他往上脱毛衣时,毛衣忽然电光四射,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我和二黑子都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衣服,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光,像夏天雷雨时,天边游走的闪电。



石库门记忆之鞋匠爷爷 (纸本设色) 丁阳

我问小明,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发光?小明说,是静电。我又问,什么是静电?小明说他也不知道。二黑子说,静电嘛,就是静悄悄的电呀。

我才不信二黑子的鬼话。镇上电影院的电,也是静悄悄的啊,怎么没听说叫静电?那一晚,我第一次失眠了,在无边的黑暗中,怎么也睡不着。我

的眼前,老是闪过那些小火花,它们把乡村黑漆漆的夜晚,撕扯成了一块块闪亮的小碎片。

第二天,小明告诉我们,不是他带电,是他身上的衣服,带着静电,在黑暗中脱衣服时,静电就会发光,发出细微的炸裂声。我和二黑子也穿着衣服啊,为什么我们的衣服不带静电呢?难道连静电也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的娃吗?

小明身上带电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小明的儿子,甚至想在小明的衣服上挂个电灯泡,看他身上的电,能不能点亮灯泡。小红是女娃的头,她大大方方向小明伸出一只手,我第一次看见小明竟然扭扭捏捏了。最后,在我们的起哄声中,小明才从衣服兜里,伸出了他的一只手。当小明的手和小红的手,快要触碰到一起的时候,小红的手,却突然打了个激灵,飞快地缩了回去。多年以后,回到村庄的小红聊起那段往事,说没想到那个城里来的男孩身上真的带电,“那次,我真的被电到了。”小红的话,引得晒墙根的一群中老年妇女们哈哈大笑。

我知道那是静电。我和二黑子也先后离开乡村,来城里谋生。我们走的路却不一样,他是把庄稼地留给了父母,自己来城里打工,我是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城里工作。我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都在努力还贷款,唯一的不同是,二黑子是为他儿子买的房子,他自己则打算老死之后,还回乡村养

我已许久没见过花开了。阿勒泰的冬天过分漫长,半年春夏半岁冬,有花的时日不多。定居这么些年,走在路上能叫得出名的左不过野桃、杏、枣等果木的花,纯粹一株花树那是少见的。盆栽花算不得数,那股芬芳不热闹。

冷飕飕,寒寂寂,煮一壶花茶饮下,才好些。家家储了不少,瞧着窗外百无聊赖地叹几息后,起炉子烧火,拎茶壶添水,再拈一把干蓬蓬的花,管它茉莉、玫瑰、桂花还是金银花,也无论价廉或昂贵,丢进去慢慢煮吧,能喝一天,味淡了添花,总不让这芬芳消弭。

漫长的冬闲时节,彼此要串门,聊天嗑瓜子要喝茶,打牌搓麻将也要配花,清冷的冰雪气被挤出门去,心里便熨帖。从前住院房时,屋后有家岭南人,存许多武夷肉桂,那味道,啧啧,桂皮辛辣,却氤氲出桂果的清新,好闻至极,我常去玩要,染一身香气回家,母亲不用问便知我去了谁家。家家是不同的味,这里嗅嗅,那家闻闻,长冬便过去。

后来我们一家去镇上。母亲先后去月饼店和裁缝店帮工。老式月饼的馅料都是自己调的,多为芝麻花生、五仁、枣泥这三种,当然也能加以创新,母亲撒了几把茉莉干花碎,那一锅酥皮月饼分外好闻。老板高兴,母亲得了三块,热腾腾地揣在怀里带回来,一家子分了一饼;到过年,十几个亲戚分成了剩下两饼,一人一小口,但唇齿留香。长大后知道云南有专门的鲜花月饼,买过几次,不够味,大概是没人分这口香。

母亲在眼睛不好之前,干了四五年裁缝,家里但凡铺的、挂的都出自她拿回来的碎布头,缝缝补补,绣个字或花,温

馨好看。她干裁缝的第二年夏,收集了好些白布里子,做什么?染花用。恹恹的午后,母亲不知疲乏似的,布一铺,向日葵花瓣一撒,拿起石头“匡匡”砸,花瓣被砸出汁水,参差着印在布面上,真的开出一片向日葵来,黄灿灿。年跟前裹着送人,作门帘,一垂,满屋子流光,好像盛夏的太阳登场。

长大后,早忘了那口茉莉花月饼,也没了向日葵花门帘,更是懒得煮花茶,却分外想念那芬芳。寂寞了一段时间,芬芳以新的形式扑鼻。

### 一路生花

戚舟

阿勒泰,我恰巧也爱川渝一带,两人虽素未谋面,却聊得欢实。我讲完雪山牧场

的故事,她有事没事给我发大街小巷里碰见的

的花。去年三月,阿勒泰的冬,成都的春;去年十一月,阿勒泰的冬,成都的秋,所以我不奇怪川渝在这两个季节依然开花。

但昨日,我盯着一枝明丽金黄的蜡梅陷入沉思,旋着的花瓣薄如蝉翼,阳光不充足,它自带光彩,如影似幻,如玉似纱,熠熠生辉。隔着屏幕嗅见芬芳,许是幽逸清香的,深吸一口气,那种喜悦很难言说,像暗无天日忽见月明,我揉揉打字至酸痛的手指,给她发过去六个字:“共振一场春天。”在这个冬日,共振一场春天。

共振,亦是共享。由此想到年少,便有了开头的几个片段,原来那些长冬并非只有枯白、凛冽,花在盏中,在狭小一室,在邻里人家,在广袤大地。

生活如四季,难免有萧索如冬的时候,得寻找快乐,欣喜去填补空空落落。找到一朵花,留住它,将芬芳匀出去,一路生花,便也置身芬芳。

正月初一,南方讲究吃手工包的汤团;正月十五,北方喜欢吃滚出来的元宵。一个“包”一个“滚”,体现的是圆子不同做工,无形中,还将新春节庆作了“首尾相继”,寓意传统年俗吉祥圆满。

通常用糯米制成的球形食物,统称为汤圆或圆子。早在宋朝,圆子煮熟后浮在水面,被形象地称为“浮圆子”。以意为之,它应是始初的汤圆或汤圆,据传盛行于浙江宁波一带。原来宁波猪油汤圆,渊源有自,成为今天圆子中的“天花板”也就不足为怪,而且一直是颇有仪式感的新岁“首吃”,深深嵌入传统民俗的基因。

初一早上,案头除了摆放花果蔬外,我习惯盛上一碗甬式汤圆,感觉这才是视觉与味觉十分整合的“岁朝清供”。当吃完热腾腾的汤圆,福至心灵,再从容进行其他的年事。

从前年脚下,弄堂里充满了烟火气,家家忙于督办年物或节货,最闹猛的是加工包汤圆的水磨粉。那时谁家若有石磨盘,很吃香,一定会被街坊争相借用;一户磨完,另一家接续,日夜不辍地周转。

想起昔日的邻好与石磨盘,至今让我感怀:前者“东壁余光”不再,后者“天命有归”大多改作装饰物。自小在井间的环境中长大,读“正书”无兴趣,学“杂玩”来得上心,所以不成器,可倒是学会包搓汤圆等一些与年龄不符的“拿粗挟细”。那时先把糯米淘洗后浸上一两天,将其泡软;研磨时不疾不徐,一小勺米一小勺水,交替加入磨眼中;同时用米袋盛接从石磨滴出的浓稠米汁,磨完扎好袋口吊在阴处让水沥干。这种掺水细磨而成的水磨粉,做汤团,糯性可塑,绵软适中,嚼不粘牙。

凡吃惯宁波猪油汤圆的人,往往不会再吃其他的汤圆,这还与“三合一”的馅料不无关系。它选用新鲜的猪板油,剥去筋膜,切碎放入黑芝麻粉及糖粉,也叫黑洋酥。由于黑芝麻属油性物质,只有油脂才可化解,在添加甜味之后,马上衍变出“糖舌蜜口”的至味。做黑洋酥,费心劳力,不宣效之。好在机器生产干的“水磨粉”和黑洋酥成品现在都能买到。不妨捏成黑洋酥小剂子冷藏,想吃,只需揉和适量的水磨粉,汤团唾手可得。此外,超市有速冻汤团,差强人意,可做不时之需。

每到年关,街上有名的糕点门店,购买手工汤团的队伍,肩挨肩,脚碰脚,而我“不因人热”,在家随时能吃自产的汤圆,全靠薄技所赐。当然,动动手下单,电商片刻就会将汤团送达。

然而猪油汤圆,不适合外卖,唯有堂食才可体味黑白间的甜香软糯。在咬破汤团皮的瞬间,略感烫嘴,吹口气,再聚拢嘴唇吸到流淌出蜜蜜甜的黑洋酥浓汁……过了十五,年又过完了。满心欢喜,期待万象更新。



### 飞天背后的人

程国政

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落下帷幕,但人们对于敦煌的热情犹在。

自从那位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敦煌藏经洞的门,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等一批又一批强盗纷纷前来劫掠敦煌文物,甚至用胶布粘取剥离壁画,敦煌就像风雨飘摇中的无娘孩儿,饱受摧残。此时,罗振玉等奔走呼号,李丁陇、张大千等以临摹为抢救。1941年,中华大地虽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于右任依然带团来到了敦煌,目睹惨状痛心疾首地说:“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1937年,梁思成等在五台山发现了唐构佛光寺,他正是以敦煌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为指引的。此前,日本学者关野贞等宣称唐代木构建筑遗存在中国今已全无。你知道在那个日寇蹂躏神州的时代,这句话对国人的刺激有多大吗?常书鸿在巴黎的旧书摊上发现六册的《敦煌图录》,他说:“还整天张口闭口希腊、罗马,祖国有着这么灿烂辉煌的艺术宝库,我一个中国人竟然现在才知道!真是数典忘祖、羞愧到家了!”于是,他回到了祖国。

“书鸿啊,你不想去敦煌艺术研究所上班吗?”1942年的一天,梁思成对他说,原来敦煌考察回来的于右任已推动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去啊,肯定要去呀,哪怕就我一个,也得去!”常书鸿很兴奋。当众人要把研究所设在兰州,他不干,非设敦煌不可。就这样,他在敦煌一辈子,成了洞窟守护神。

1944年,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的段

文杰看了王子云、张大千的敦煌展,一眼定了终身,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一辈子未曾离开。65年里,他始终忍辱负重、孜孜矻矻、胸怀宽广,主编包括《敦煌石窟艺术》(22卷)在内的大量著作,被称为“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业界说,如果没有段文杰坚忍不拔地开拓,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再往后,1962年,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其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待到三个月,她就病倒了,只好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敦煌的时候,她暗暗对自己说“再也不来了”。然而,相隔不到一年,她就被分配到敦煌。一个上海长大的姑娘,却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满眼黄沙、气候恶劣、人烟稀罕的莫高窟,樊锦诗说:“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我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她说,这尊卧佛,是世界上最美的。大佛的安详、慈悲和超脱之美,总是能让我很快回到大光明的境界,归往神圣的敦煌保护事业。由于她带领的团队积极推动,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她带队完成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法制化和“数字敦煌”工程建设,为“莫高窟再传一千年”等作出重大贡献。

现在你去敦煌,洞窟潦草转一圈(因为保护越来越严格),离洞窟不远的数字敦煌可看可感可沉浸,想看多久您随意,这些都是樊锦诗等人的工作成果。因此,她也被世人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

何以敦煌?因为他们!

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枢,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也就“灵”在这个大脑上。

最近有学者通过对近50万人的资料分析称:病伤、变故、自我攻击与经济困难是与大脑损伤相关的四大风险因素。努力避免或化解这些风险因素当然就是维护脑健康的重要环节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四大风险因素:疾病和外伤对大脑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人的大脑大概占体重的2%,可是却耗用人体内氧的20%,氧是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的,因此凡是涉及缺

氧的疾病,如呼吸道疾病、贫血以及心脑血管病等皆可能影响脑的健康;糖尿病不但损伤脑血管,病人失控的血糖对脑细胞而言,几乎是一种毒素;肝肾功能衰竭、感染性疾病和外伤当然都会损伤脑的健康。

学者们提到的“变故”,是指如亲人离世、离异、事业失败等重大事件对心理的影响甚至精神上的伤害。当事人对事件的强烈反应,会造成持续的压力,损害大脑,甚至由于习惯或生活环境的改变,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也都可以损害大脑。当这些负面的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人们应该学会接纳它。如果觉得难以自拔,就应地寻求亲友和社会的支持,以尽快地适应而减少对于大脑的伤害。

### 护脑新说

杨秉辉

再者,是“自我攻击”,它指的是人生在世遭受的困难或挫折,此时不应该灰心丧气、自怨自艾。过度的自责可形成“自我攻击”,导致大脑神经介质紊乱,引发失眠、焦虑、抑郁等症,如果长期持续,甚至可能影响认知功能。

还有相关研究提到了经济困难与大脑健康的关系,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困难者所遇到的生活压力大,以及所获得的营养与学习机会的不足等影响到大脑的健康。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因经济困难而影响大脑的健康,应不是重要的问题。

关注大脑的健康除了努力避免疾病与伤害包括精神与心理的伤害之外,合理的营养摄入与坚持不断的学习是应该受到充分关注的。心理学家给出脑部保健意见:读书是“最佳的大脑保健操。”

### 七夕会

### 健康